

抗日情報戰(二)

喬家才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李士羣也愛惜英雄

李士羣對於陳明楚把劉戈青送到敵偽特工總部七十六號，陳却避不露面。而劉戈青爲甚麼重回上海，又爲甚麼跟陳明楚來七十六號。如墜五里霧中，簡直弄不清楚。這位貴賓劉戈青既然來了，李士羣就不得不招待一番，讓劉住在汪精衛曾經住過的房間，好酒好菜來招待他。李士羣對劉戈青有些像曹孟德在長板坡，祇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李士羣每天同劉戈青談話，有時同劉一塊吃飯。他宣傳漢奸理論，表明他也是愛國，不過方法不同，要劉戈青跟他幹。

「李先生！你對我這樣好，我心裏明白。如果你李先生做土匪強盜，我一定跟你幹，就是不能給日本工作，做漢奸。你要知道，我父親挨過日本人六刺刀，小時候父親一直對我說，長大了去殺日本人。現在我不能爲父報仇，也絕不能幫助有殺父之仇的日本人。」劉戈青不說國恨，單說家仇，對李士羣表明態度。

「戴雨農（笠）派你再回上海，究竟要你來幹甚麼？」李士羣問他。

「是王天木寫信要我回來的，他要騙戴先生一些錢，錢也騙到了，他都拿去，却要陳明楚把我送到這裏，誰不知道這裏是七十六號，他們鬼鬼祟祟，真不够朋友。」劉戈青故意這樣說。

「你們這一次來了多少人？」李士羣和劉戈青談話時，一個坐在桌子的這邊，一個坐在那邊。談話的時候已經半夜兩點鐘。

「就是我一個人來，不過在上海的人，却多的是。祇要你李先生要，隨時都可爲你介紹。」
「怎樣介紹？」李士羣笑着問，好像很好玩似的。

「打電話叫他來。」
「好！」李士羣一隻手擱在桌子上，一隻手拿起電話聽筒交給劉戈青。

「山猿兄嗎？」劉戈青接過聽筒，撥朱山猿的電話，已經更深夜靜，坐在旁邊的李士羣，可以聽清楚對方說甚麼。劉戈青說：「我現在要殺

頭了，你陪不陪？要陪，現在還來得及。」
「劉先生！你在甚麼地方？」朱山猿問。

「七十六號。」

「明天可以嗎？」

「爲甚麼？」

「讓我今天再看我媽一次。」

「不行，明天天明就不一定能見到了。」

「包天擎正在我這裏，也要去看你，可不可以？」

以？」

「你等一等。」劉戈青放下聽筒，向李士羣請示：「另外一個人是我私人朋友，不是軍統局的同志，也要來看我，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告訴他們，一同來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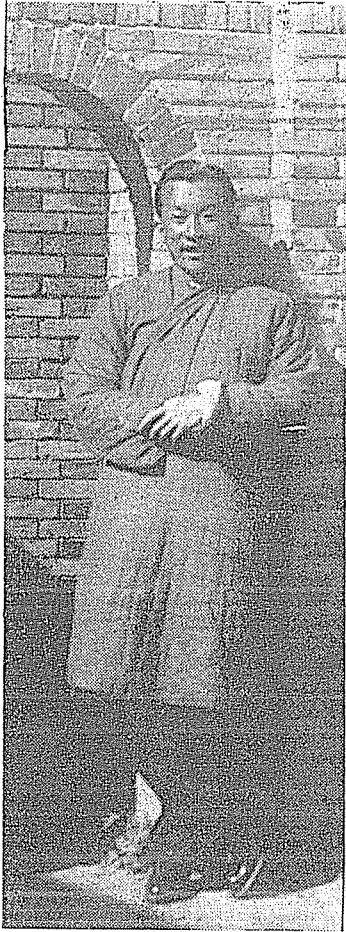
李士羣不相信他們敢來七十六號，自投羅網。

一會兒朱山猿和包天擎來了，包天擎還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毛巾、牙刷，包天擎是個新聞記者，同劉戈青够得上生死之交。劉戈青向李士羣介紹朱山猿和包天擎。李士羣看見劉戈青一個電話果然叫來朱山猿，陪他殺頭，還帶來一個包

天擎，大出意料之外，對他兩個說了一大篇道理，又拿來兩瓶啤酒，然後說：「你們要來看劉先生，隨時都可以來看，平時你們說我們漢奸，現在你們看看我們如何對待劉先生。」李士羣立起離去，臨行又說：「你們自由談話，絕不跟蹤你們。」

朱山猿是來陪劉戈青殺頭的，李士羣這樣對待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朱山猿告訴劉戈青，他全家被包圍了幾天。劉戈青說：「所以我才叫你來，這樣他們不會找你，你可以脫身，此地有進無出，你祇可以來一次，不能來第二次。明天趕緊離開上海。」

第二天包天擎來，說朱山猿要他以保持生命為第一，劉戈青非常感動，寫了一張條子給朱山猿，交包天擎帶去。「三元兄(三元為朱山猿的號)：弟決不願以任何條件換取個人安全，死生



劉戈青從事敵後工作被捕，於民國二十九年春由上海解南京寧海路25號汪偽「特工監獄」，朱山猿以重金收買監獄看守李國祥在獄中拍攝此照寄呈重慶戴笠將軍，證明劉戈青尚在人間。

有命，兄勿以為念！弟戈青，廿七日晚。」這孩子朱山猿到重慶以後，呈給戴笠將軍。戴笠將軍非常重視這張條子，曾下手令，作為訓練材料。王天木和陳明楚聽說劉戈青並沒有任何牽連到他們的口供，才到七十六號，看劉戈青。馬河圖把劉戈青被誘捕的情形報告吳安之，吳安之認為投靠偽組織的人已經不可救藥，策動馬河圖進行制裁叛逆。廿八年聖誕節晚上，這一幫人與高彩烈去舞廳跳舞，馬河圖、岳清江、丁寶齡三個人，在吳安之策動之下，進行制裁，當將陳明楚和何行健擊斃，何行健為浦東特派員，因為他是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長投偽的。馬河圖三人做得非常好，任務完成，逃往香港。這件事發生，李士羣以為係劉戈青的幹部為劉報仇，後來知道王天木沒有死，而馬河圖又是王的人，於是把王天木關起來，要他負打死陳明楚何行健的責任。

劉戈青初送進七十六號的時候，住在裏面的太太們聽說進來一對很漂亮的青年男女，好奇地出來瞧瞧，有的在大新

公司認識羊毛西施陸諦，異口同聲，很驚奇地說：「連羊毛西施也是重慶的工作人員呀！」

當時沒有現在民主，選舉甚麼皇后、公主、小姐，看見漂亮的女孩子，就送她一個西施尊號，所以都叫陸諦為羊毛西施。劉戈青說陸諦不是工作人員，要求釋放，李士羣不答應。打死陳明楚以後，李士羣對劉戈青越發看重，自動釋放陸諦。陸諦進了七十六號，才知道李萍原來是殺死漢奸陳錄的大英雄，真名叫做劉戈青。對他非常崇拜，又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天，有些不願意離開。「李先生！你要放我走，得答應我一個條件！」陸諦向李士羣要求。

「甚麼條件？」
「你甚麼時候槍斃劉先生，也賞我一顆子彈，我就感激不盡了。」陸諦噙着眼淚，很誠懇地說。

「笑話！笑話！你不願意離開，那就同劉先生在一塊好了。」李士羣回頭又告訴劉戈青：「說實在話，老弟！我真喜歡你。你這樣年青，居然就有死黨，一個電話，能把朱山猿和包天擎叫來七十六號，真不容易。所以，日本人好幾次要捉走你，我都替你擋回去。你想想！陳錄是你殺的，如果落在日本人手裏，你還想活嗎？」

階下囚奮勇毆走狗

「南京新政府快成立了，你老弟既然不願意跟我們幹，我就不能再把你留在這裏，必須送到南京監獄。」李士羣對劉戈青說。

「應該！應該！」劉戈青說。廿九年三月初

劉戈青由上海起解，他是要犯，給他戴上手拷，一邊一個大漢夾着他走，好像怕他飛走似的。到了南京，把他和陸諦分開來收押在寧海路廿五號南京偽組織的特務監牢，這裡不再優待劉戈青，和一般犯人一樣看待。每天被關的人放出來散步一小時，人多門窄，回去的時候，擁擠不堪。有一天，劉戈青在人犯中間，慢慢往前移動，看守吆喝着，催他快走一些。

「你看！前面的人走不快，我怎麼能走快呢？」劉戈青說的是實話，作威作福慣了的看守人員，認為這就是反抗，坐牢祇能忍氣吞聲，聽見裝聽不見，怎麼還能反抗呢？不是自找麻煩？

「要你快走，你就得快走，你還敢頂嘴？把他帶走！」看守像個兇神，不講一點道理，把劉



上海永安公司毛衣皇后陸諦，她和劉戈青萍水相逢，居然患難相隨，誓共生死，最後獲准參加軍統局息烽訓練班受訓。

戈青帶到看守所長唐國中的辦公室。

「你這個重慶政府的走狗，這是甚麼地方？竟敢叱咤，老子非給你點顏色看不行。」一個個子結實的狼傢伙，一邊嚷着，一邊向劉戈青面前提來。劉戈青早就準備好了，待那傢伙走近，故意對着他的鼻子，揮拳一擊，打得那傢伙鼻孔出血，滿臉滿身都是血。劉戈青破口大罵：「漢奸王八旦。」唐國中傻了，做夢也想不到，在辦公室挨挨挨罵。看守們一看所長挨揍，像一窩蜂，一起擁上來，這個一拳，那個一脚，把劉戈青打暈過去。

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牢裏關的，全是忠貞分子，平時受够這般漢奸走狗的氣，沒有一個願吃眼前虧，敢起來反抗，自找苦吃。劉戈青在辦公室一拳把唐國中打成個血人，大快人心，人人喝采。

李士羣聽說劉戈青被眾人打暈過去，把唐國中叫去大罵一頓，罵他有眼不識泰山。唐國中趕緊把劉戈青抬進優待監房，給他醫傷。等待傷勢好些，李士羣把他叫去，說道：「就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我打算送你去日本看看，也許對你會有些好處。」

劉戈青表示願意去日本，但要求先把陸諦小姐釋放。李士羣照辦，立刻下令釋放。抗戰時淪陷區的漢奸到日本，叫做鍍金，劉戈青將要去鍍金，鍍金回來，一定會成爲有權勢的闊人。看守的那班勢利小人，最講現實，立刻對劉戈青換了一付面

孔。不久把他移到福利社，一半坐牢，一半服務，對他防範，也鬆懈得多了。劉戈青身邊有錢，錢能通神，他和陪他的看守一塊兒出去洗澡、跳舞。那些傢伙，洗不花錢的澡，跳不花錢的舞，跳舞跳上癮，他出不去，那些傢伙催着他出去。一離開看守所，就各行其事，約好時間碰頭，一塊兒回看守所。

「你沒有身份證，萬一被檢查，那就麻煩了。」一天，看守對劉戈青說，劉戈青和看守們已經有了情感，看守處處爲劉設想。

「你去弄一張嘍！」
「這張身份證在城裏有效，出城就沒用了。過了幾天，看守果然給劉戈青弄到一張身份證，怕他出城，這樣叮嚀。劉戈青已經可以自由活動，不再有人跟着他，又有了身份證，計劃趕緊逃去，就是不知道下關的情形怎麼樣。這一天，有一位科長的太太從上海來南京，劉戈青參加歡宴，又參加到下關車站送行。他摸清楚出城到下關，並沒有甚麼麻煩，計算好到上海的時間，就是有人發現他逃去，也追趕不及。

逃離虎口回到重慶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劉戈青買好京滬頭等車票，在開車前一分鐘，匆匆忙忙衝進車站，平平安安搭車抵達上海。不敢疏忽延誤，趕緊搭乘二十一日開香港的輪船，離開上海，抵達香港，劉戈青出籠的鳥兒，真正自由了。他從香港飛往重慶，陸諦和包天擎也到了後方，入息烽訓練班接受訓練。

戴笠將軍對劉戈青九死一生回到重慶，非常高興，在曾家岩公館請他吃晚飯，聆聽他報告經過。聽到驚險出神處，頻頻點頭，連聲稱贊他的勇敢和機智。劉戈青報告完畢，說道：「報告戴先生，我得給李士羣寫封信呀！」

「爲甚麼？」戴先生問。

「我白吃白喝人家半年，能不謝謝人家嗎？同時也要告訴李士羣，我既沒有達成任務，又沒爲工作而死，所以回到重慶請罪。」

「好！好！」戴先生說：「你就在這裏寫吧！重慶不會讓你寄信給漢奸的，我給你送到香港投郵好了。」

劉戈青當面寫了一封給李士羣的信：

士羣先生大鑒：

天涯知遇，至感平生。此次匆匆南下，未克趨轅叩辭，至今引以爲憾。此舉無他，蓋大丈夫言必有信，行必有果，是乃南歸請罪，靜候上級處分。先生愛我，俟國事安寧後，自當圖報於他日，端此並候
 歸安！

劉戈青拜上於重慶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亡友明楚兄遺族，當設法照料，免介。「好好！」戴將軍看過劉戈青的信，認爲可以，批交帶往香港寄發。不料這封控告李士羣的信，在李士羣被日本特務機關毒死，到抗戰勝利，石美瑜法官在南京審漢奸時，李士羣的太太居然提出來作證，表示他們還是愛國志士呢，真令人啼笑皆非。

後來劉戈青派到緬甸、印度工作。日軍南進

，又派往泰國、馬來亞、新加坡工作，歷盡艱險，與敵軍週旋，一直到日本投降。當陸諦息烽受訓完畢，也派往新加坡協助劉戈青工作。新加坡有位愛國華僑詩人，知道了劉戈青和陸諦在上海受難情形，贈他們七言絕句一首：

居然七首戮神姦，易水重歌壯士還。

載得西施仍許國，肯隨范蠡五湖間。

張家鈺應考的天才

張公度（家銓）兄參加軍統局的工作，經過相當曲折，現在談起來，猶覺得趣味盎然。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公度參加中央

軍校軍官班受訓，軍官班有學員一千七百多人，係調訓各部隊的青年軍官，予以六個月的訓練。十二月有一天，軍官班宣稱，張北分校即將成立，所需要的隊職官，由軍官班北方籍的學員中考試挑選，自由報名。張北在察哈爾的北部，距離敵人最近，在那裏訓練學生，多麼有意義。所以，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報名的人非常踴躍，一共報了兩百多人，公度就是其中的一個。考試結果，祇錄取十人，也就是二十多個人裏面，才挑選一個。最後在馬標班本部舉行口試，由班主任桂永清和戴笠先生主持。他們兩位分坐在一張單着白布桌單的長桌子的兩旁，應試的人坐在長桌子的一頭，第一個叫進去的是楊清植。

「我給你假設一個情況，看你怎樣處置。」

問詢完畢他的家世和經歷以後，桂永清先生這樣問：「假定你在这間房屋裏，外面有一個人，正準備進來攻擊你，你應該怎樣處置？」

「我不知道該怎樣處置」。楊清植想了想回答。

「你不能等着人家進來打死你呀！總得有個對付的辦法才行。」桂永清又問。

「那還不簡單嗎？他進來，就同他打。」

「不好！你不要以爲你的塊頭大，可以硬拼。萬一進來的人比你的力氣更大，你就未必打贏他，甚至他拿着手槍，不等你動手，已經先把你打倒了，應當有一個比較妥善的方法。最好是躲在門背後，等到敵人推開門，一隻腳剛踏進來，還沒有站穩，你乘其不備，一下把他打倒。」桂先生一邊說，一邊作示範表演。

第二名應試的就是張公度，所假設的情況，和剛才問楊清植的一樣。公度照着剛才桂永清所說的和示範的動作，依樣葫蘆，連聲帶做，表演一番。他這樣不加思考，很正確，很熟練的回答，把兩位主考官弄得莫明其妙，非常驚奇，引起很大的懷疑。

「你回答的很好，你怎樣想到如此處置？這樣處置正確嗎？」戴先生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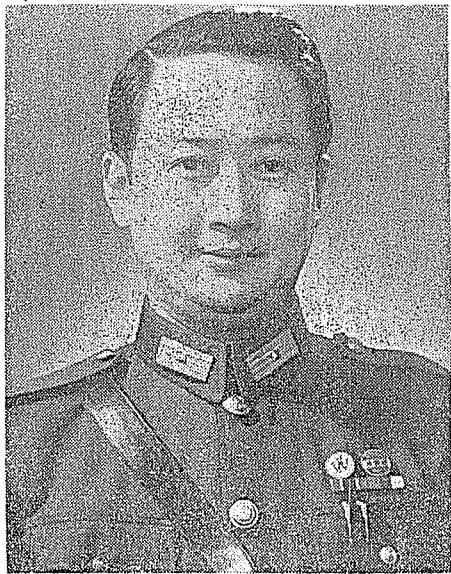
「自然十分正確。至於怎樣知道如此處置，是照着桂主任的示範來做麼！」他這麼一說，把兩位主考官弄得更糊塗了，愣在那裏，下不了台。公度笑了笑，趕緊解釋：「剛才桂主任示範表演的時候，我從門縫偷看，看了個清楚，也聽了個清楚。」

「你真是特務天才！」戴先生非常高興，站起來同他握手，這樣稱贊他。因爲他已經做了他們的工作，他們却蒙在鼓裏。不過，公度聽不懂

戴先生所說的特務天才，特務兩個字，還是第一次聽見呢。這一次口試，沒有淘汰一個人，十個人全部派司。有李元超、楊清植、王耀先、劉全一等。

午夜出發搜集情報

口試過後，一天夜裏十二點多鐘，睡得正甜，值星官叫他們起來，趕緊收拾東西，準備出發。一輛布篷汽車停在外面，他們匆匆忙忙上了汽車，布篷嚴密得連條縫兒都沒有，看不見外邊的一切景物。為甚麼白天不出發，偏偏選在半夜三更？他們想不通。汽車行駛了一個鐘頭，好像已經出了南京城，停在一個鐵門的所在，才讓他們下汽車。公度看這地方很面熟，仔細一看，原來



抗戰勝利乘首架飛機隨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抵平接洽受降時的情報官員張家銓將軍。

是香林寺，就在馬標後面。由馬標坐汽車到香林寺，不要五分鐘，為甚麼要兜一個鐘頭圈子呢？這一切的一切，他覺得奇怪古怪，弄得頭昏眼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就在他們到達香林寺的那天夜裏，又來了十個人，是從政治班挑選來的，有褚大光、倪中立、趙斌成等。他們二十個人開始接受訓練，教官為梁幹喬、鄭介民、余灝度、江雄風、徐為彬。課目非常新鮮，他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很奇怪，到張北分校當隊長，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怕關起來，也不敢問一聲。訓練四十天，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交頭接耳，不准彼此談話，動不動就要關人，氣氛非常恐怖，令人心驚胆怕，有幾個胆小的，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消瘦了。這就是最早的香林寺訓練班。訓練完畢，由江雄風兄和徐為彬兄率領，到達河北保定工作，

要他們每天到火車站登記南來北往的火車，那一系列上有多少軍隊，甚麼番號，都得弄清楚。甚麼時候到達，甚麼時候開走，一分一秒不能錯，晚上做成報告。這時候他們才明白，那裏是要他們到張北分校當隊長，是要他們做特務工作，蒐集軍事情報。

他們工作了一段時間，彼此已經混熟，一切情形摸得很清楚，人多氣壯，不再害怕甚麼。他們開了一次秘密會議，一致決定，既然不是到張北分校，就有理由不幹，要求送返他們的原部隊，否則拿出怠工來抗議。徐為彬兄奈何他們不得，戴先生親自到保定，召集他們訓話，戴先生說：「你們都是軍

人，軍人以身許國，國難當頭，國家需要你們做甚麼，你們就得做甚麼。軍人以服從為第一，那裏由得你們自己？在軍官班，兩百多人中間才挑選了十個人來，並不容易，去嗎？更難。老實告訴你們！從今以後，祇有好好工作，報效國家，不准再說甚麼，應遵守團體的紀律。」

戴先生這一番大道理，把他們說得服服貼貼，再不敢說甚麼，更不敢調皮搗蛋了。在保定工作，實際等於實習，二十個人聚集在一起，無事也可生非，況且已經鬧過一次麻煩，於是，立刻把他們二十個人分散開，派往北平、天津、石家莊、邢台、唐山、榆關、綏遠、熱河。張公度因為有特務天才，最幸運，派往天津，做王天木的書記，編寫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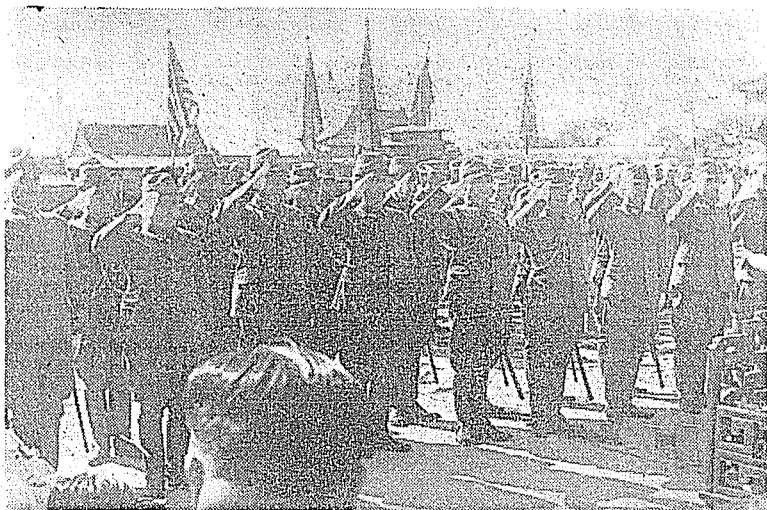
誘擒酒井隆的經過

逮捕酒井隆，像大海裏撈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張公度居然撈住啦！要明瞭張公度怎樣能夠抓住酒井隆，得先從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說起。

日本投降後，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偕同各組負責人施奎齡、丁履進、劉本厚、張家銓等乘飛機往北平，進行接收工作，準備受降。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根本博率領少壯軍官二十多人，到飛機場迎接。當呂文貞走下飛機後，根本博趨前歡迎，伸出手來，準備同呂握手。呂文貞繃緊面孔，命令翻譯官告訴根本博：「本人奉陸軍總司令何上將的命令，不能同戰敗國的軍人握手。」當時根本博非常尷尬，日本少壯軍

官則一個個怒形於色，不歡而散。呂文貞人很正直，就是帶點驕傲，對人情事故了解不够深刻，不知道通權達變。後來有人把劉漫天和言慧珠的浪漫諱克加到他的頭上，好久洗刷不清，就是吃了做人欠圓通的虧。

酒井隆是一個日本退役中將，替共產黨做工



日軍投降代表根本博(左)率領全體降將向我受降主官孫連仲行最敬禮。

作已經很久。他憑藉資格老，暗中同許多日本軍人聯絡，根本博也很支持他。他打算在日本投降後，相機替共產黨拉一部分日本軍隊過去。最大的陰謀，想由根本博掩護共產黨的軍隊，佔領平津。本來共產黨晉冀察邊區就有許多部隊住在西山，直接威脅北平，情況岌岌可危。想不到前進指揮所又在飛機場演出那麼一幕極不愉快的事情，根本博不再理前進指揮所，日本少壯軍官中的激烈分子，提出同共產黨軍隊合作的主張，事態非常嚴重。

呂文貞一行下了飛機，住到北京飯店。張公度還沒有安置妥當，就接到恐嚇電話，自稱是共產黨的司令員，要指揮所立即發給共產黨的部隊二百萬法幣和軍隊的給養，否則共產黨的軍隊就要在北平城裏自由行動。張公度報告呂文貞，他又毫無辦法。北平城裏可能潛伏有很多共產黨，公度了解共產黨那一套，吃硬不吃軟，絕不能示弱。在第二次電話裏，他告訴對方，要這麼多的錢，需要當面商討，約他來北京飯店一談。對方不敢裝撓，立刻答應，約定時間，公度在北京飯店客廳裏等他。到時候，那小子不敢露面，以後也沒有再來電話。這個故事說明北平的情形，嚴重到甚麼程度。

公度眼看前進指揮所要栽個大跟頭，萬一失敗，影響太大，不能不趕緊想法子補救。他知道根本博的參謀長渡邊很有力量，可以左右一切，要想改變這種情勢，祇有從渡邊身上下功夫。於是公度要僱北京憲兵司令黃南鵬來北京飯店談話，先詢問他對飛機場發生的事情，作何感想，繼而

要他去向根本博解釋。黃南鵬知道日本少壯軍官反應很壞，他去向根本博解釋，不會發生作用。這個担子太沉重，他挑不起來。

「這樣好了！你去把渡邊渡約來，我同他談談。」這是公度本來的主意，先給黃南鵬出個難題，做不來，再換個容易的題目。

「這個我想可以辦得到，讓我試一試！」黃南鵬答應給公度找渡邊來談話，幾個鐘頭以後，黃南鵬果然帶着渡邊來到北京飯店。公度看見渡邊，先伸出手來同他握手。這樣一來，完全出乎渡邊意料以外，他以為公度和呂文貞一樣，一付戰勝國將軍的架子，現在同他握手，真有些受寵若驚。

巧妙對付日本降將

「我沒有來北平之前，就聽說你對中國老百姓很好。我們以前是敵對的，現在戰爭結束，放下武器，就成朋友了。你對中國老百姓好，我不能不表示謝意。」公度先給渡邊灌了一頓米湯，得體有力，把個渡邊高興的一再九十度鞠躬，表示不敢當。接着公度又說：「飛機場發生的不愉快情形，不能怪我們呂主任，那是盟軍的規定，表面上不得不如此。你要知道，我們委員長已經宣佈『以德報怨』，我們對你們日本人，實際上絕不會苛刻的。你得勸勸你們司令官，要顧全大局，對於飛機場的事，不要在意。」

「別的事情我都願意盡力而為，惟有這件事不好辦，我同我們司令官都對少壯軍官無可奈何。」渡邊好像很誠懇，並不是玩滑頭。

「你要知道！我現在是給你命令，必須去執行。我會聽說過，德國軍隊向前走，走到海邊，沒有聽到立定口令，大家在原地踏腳，不再往前走。你們日本軍隊則不然，一直向前走，一個接一個掉到海裏。所以，日本軍人服從命令，全世界第一，我想信我交給你的任務，一定可以做得好。」

「好不好你同我們司令官親自談一談？」渡邊略微考慮以後，這樣發問。

「可以。不論同誰談，都可以。」公度毫不遲疑地說：「這樣吧！今天晚上我作東道，我請客，請你們司令官，請你們的少壯軍官，還有誰應該請，請你決定，地點就在北京飯店，你看怎麼樣？」



張家銓為誘捕酒井隆，特先召見渡邊前來談話。

渡邊很高興地去邀請參加晚宴的人，這次宴會很成功。公度的風度很好，沒擺戰勝國將軍的架子。根本博來到，公度先伸手同他握手，挽回他在飛機場失去的面子，少壯軍人的憤怒消失了，他們喝了很多酒，對於這位中國青年將軍，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日本人才不再抵制前進指揮所。就在這個時候，公度接到中央的電報，命令逮捕酒井隆。酒井隆住在西山，有共產黨的軍隊保護着，逮捕？談何容易。幸好公度同根本博和渡邊渡已經建立了友誼，他們很信任他，可以設法，否則，簡直無法着手。

「我想和酒井隆談談，他對共產黨那一方面，知道的比較多一些，希望你替我約他來！」公度和渡邊說。

「不好辦，他不進城來，我又不能出城去，我們不碰頭，無法約他來談。」渡邊說的是實話，還是遁詞，公度無法確定。

「無論如何，你得想辦法。我想，假如你們司令官約他來，他一定會來。我祇想同他談談，多了解一些共產黨軍隊的情形，你信得過我，我才請你幫忙。」

「我去試試看，時間却無法確定。」渡邊答應去辦。

終於，公度得到渡邊的消息，已經約好酒井隆來看他。他們已移至迎賓館辦公室，為使氣氛輕鬆些，當根本博和渡邊陪着酒井隆來的時候，公度同呂文貞裝着下象棋，一直到他們走進客廳，才把棋子扔下

，讓坐談天。

「你們兩位請先回去，我同酒井先生多談一會兒，談完，我的車子送他回去。」談過一陣子閒話，公度向根本博和渡邊說。他們兩個很不想離開，又不好意思不離開，躊躇了一會兒，最後還是先走了。等他兩個走開，立刻把酒井隆銜起來，送上早已準備好的飛機，送往南京。

戴將軍的政治藝術

抗戰勝利以後，戴笠先生第一次去北平，張公度陪同他拜訪過三個人，十一戰區司令官孫連仲將軍，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將軍，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拜會前兩位，沒有攜帶甚麼東西，拜會李宗仁的時候，戴先生帶了四瓶威士忌，他告訴公度：「李德鄰做過軍校的校務委員（第六期畢業證書就是由校務委員發給的，具名的校務委員有七位，不過沒有他的名字。）是我的老師，必須帶點東西，表示敬意。」

「戴先生提着不好看，由我來提吧！」汽車開到懷仁堂，下車以後，戴先生兩手各提兩瓶洋酒，公度想接過來，代替他提。

「有甚麼不好看？你不懂，你先進去接頭。」戴先生不要公度替他提酒，還是自己提着，走進懷仁堂。

李宗仁聽到戴先生到了，立刻請進去，戴先生立正，規規矩矩鞠了個躬，然後才把四瓶酒放在桌子上，說道：「好久沒有看到老師，沒有帶甚麼東西，這四瓶酒是美國人送我的好酒，特意給老師拿來嘗嘗。」戴先生的態度和言詞，十分

親熱。從李宗仁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來，他是非常高興的。

「我這一次來北平，主要的是為肅奸。」戴先生坐定以後說：「按照規定，各地肅奸工作，由各戰區調查室主任負責，北平就是張家銓同志，以後還得請老師多加指教。」

「沒有問題，你需要人，還是需要錢，我都可以支持你。」李宗仁很高興地回答。

「人和錢都不需要，祇要老師給幾張封條就成了。」戴先生說。

「那還不簡單嗎？」

「不簡單，既然要行營出名查封，老師就得負責，我就不能不向老師報告清楚。」

「好的！以後你要我怎樣支持都成。」李宗仁說着，回頭看看公度，又說：「以後有甚麼困難，你可以來行營找他們各處的負責人，我會交代他們。」

戴先生和李宗仁這一次會談，氣氛非常好，輕鬆愉快。離開懷仁堂，戴先生在車上說：「家銓！你知道爲甚麼我要親自提四瓶酒，不讓你代替我提呢？因爲你提着，和我親自提着，分量差的很遠，這就是政治。你要知道，多少年來，李德鄰都是做反派的角色，最不忠於 委員長；而我又是最親信的幹部，現在對他這樣恭敬，你想想看，他會有甚麼感想？我這樣做，在無形中會給 委員長減少許多困難和阻礙。我平常要我們同志體念 領袖苦心，就是指着這些地方。」

戴先生給張公度上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課，

所得到的益處，勝讀萬卷書。有一次李宗仁在他的官邸宴客，公度也被邀參加。席間李宗仁拿出一瓶洋酒，說道：「這瓶酒是雨農特意從上海給我帶來的。」說話之間，顯露出非常得意的樣子，公度證實了戴先生所說的政治效力，多麼偉大。公度也會運用戴先生傳授給他的政治方法，解決過許多困難而重要的問題，真是一句話終身受用不盡。

吉凶禍福幾個徵兆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月暈就是颶風的徵兆，礎潤就是下雨的徵兆。所以，徵兆不是迷信，是一種事情將要發生，先行顯現出來的現象。戴先生很注意徵兆，因爲他的智慧比別人高，觀察銳敏，他能注意到別人疏忽和不注意的事情。對於任何事理，往往有先見之明；能防患於未然。他對中國的五行生剋也相當相信，他的八字缺水，所以，他的字要叫雨農，化名也喜歡用帶水的名字，如「金水」、如「江漢清」，用意就在補救他命中所缺的水。可是飛機失事起火，還是補救不了缺水的現象，你說奇怪不奇怪？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公度在軍統局局本部奉命籌設華北區，他任區長。辦公兼住宿，都在羅家灣的一個小樓上。有一天中午，毛乃昌正在院子裏坐着，眼下一股龍捲風從東南方面颳來，直奔公度住的小樓，一眨眼，房傾屋塌。公度正在睡午睡，覺得地動山搖，睜眼一看，屋頂作倒人字形垮下來，他的牀舖靠牆，剛好在空櫃裏，沒有被壓住。外面看見屋頂垮下來，以爲張區長一定

壓死在裏面，趕緊叫來工人挖掘。掘開破磚爛瓦一看，張區長滿身灰塵，險像一個掘煤工人剛從煤窰裏出來的樣子，扮周倉不用化裝，人却很安全地躺在牀上。當天晚上，戴先生在漱盥請他吃晚飯，爲他壓驚。戴先生說：「家銓！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吉兆，化險爲夷，去舊佈新，象徵我們的華北工作，險境已過，從此會有新的發展。」果然，以後華北情報工作日漸好轉，正如戴先生所說的。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戴先生最後一次到北平，他告訴公度：「今年運氣很不好，過年放鞭炮，賈金南燃不着，我自己去點，結果把手也炸傷了，這不是一種很不吉利的現象嗎？」

這一次在北平戴先生自己也感覺到心境很不寧靜，情緒很浮動。十三日離平飛天津以前，他要公度陪他到吉兆胡同去看鄭介民先生，說了許多話，他告訴介民先生，情報單位有多少公用財產，說得非常詳細。

「我不要再同你談這些，」介民先生說。

「不行，應當清楚這些，我絕對不能再幹了，準備出國，全部工作要你來負擔，怎麼能够不弄清楚這些呢？」戴先生很肯定的說。

「就是你真要出國，我也未必能擔負起這個責任，還是不談好。」

「我們的全部財產，除了還債，還可以餘下很多。」戴先生不理介民先生打岔，繼續往下說：「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們抗敵死難同志遺族的生活問題。多少年來都爲這個問題想辦法。」

現在，一切都弄好了，就是國家不替我們負責，我們自己的財產也可以解決我們遺眷的生活問題了，我希望你留意這一件事情。」

戴先生念念不忘死難同志遺族的生活問題，上面這一段談話，明明是在交代後事，無異是留遺囑。有一天，介民先生同我們幾個情報工作同志閒話家常，他說：「戴先生一向不同人家談團體的經濟情形，也沒有人去問過他。很奇怪，最後一次來北平，兩次同我談到團體有多少錢，存在甚麼地方，我都拒絕聽，戴先生還是談下去，我並沒有留意。戴先生又一再囑咐我，好好照顧遺族，都是反常的舉動。事後想來，好像他有預感，事先有個交代。」戴先生英明真非平常人所能及。和戴先生同機殉難的金玉波兄，事先也有一

些預兆。本來戴先生的專機，並沒有他的座位，他想盡方法非搭不可，要張公度向戴先生代他要

求，沒有答應。公度給他出主意，到天津等候，找吳幼權幫忙，或者可以成功。金玉波為甚麼非要搭戴先生的專機不可呢？他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他對公度說：「戴先生要我負責青幫工作，我的地位不如杜月笙和黃金榮，非借重戴先生的聲望不可。搭乘戴先生的專機到南方去，身價自然要抬高許多。」

玉波是位孝子，他的老太太已經八十多歲，雙目失明，姐姐也六十歲了。平常玉波離家，總要告訴老太太到那裏去，要去多久，打個招呼就算了。那一次離北平，却和平常不一樣，他把老太太請坐在正面沙發上，然後三跪九叩首，向老

母親告別一番，才去天津。

玉波老太太住在量無大人胡同，飛機失事的第二天早晨，北平的同志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戴先生的坐機失事。玉波的老太太坐在客廳裏，玉波的姐姐給老太太梳頭，突然老太太說：「看！玉波回來了。」

「沒有！你亂講。」玉波姐姐說，他以為老人家想兒子，在說夢話，不然，就是老糊塗了。「是回來啦！怎麼他的臉色那麼難看？」老太太眼睛甚麼東西都不見，居然連他兒子的臉色也看出來了。這件事上午就傳出來，許多同志知道了。等到晚上，大家得悉飛機失事的消息，玉波也在內，大家對這事情，越發覺得奇怪了。

編 輯 報 告

△張迺瀋先生早年曾任江蘇宿遷、太倉等縣縣長、行政督導專員兼保安司令、教育部主任

秘書、參事等職，閱歷宏富。張先生現已退休，潛心著述，本期承惠下大作「四十年前西昌之行」，憶述抗戰時期應羅時實教授之邀前往西昌考察的經過，生動詳盡，讀來令人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同時又是彌足珍貴的邊疆史料。

△謝康教授以一篇風格一新、引人入勝的「談洋掌故」交由本誌發表，是一連串有趣的外國人物歷史故事，最難得的是在輕鬆幽默的詞

句裡面，含蘊着許多寶貴的哲理，值得細讀。

△外交部參事丁懋慈先生的「一代狂士章太炎」，寫國學大師章太炎的軼聞趣事，刻劃入微，生動翔實，章太炎夙有瘋子大師之雅號，瘋子大師的這些精彩故事，相信必能使讀者歷久難忘。

△喬家才先生的「抗日情報戰」本期寫劉戈青在南京敵偽監獄痛毆看守所長逃回重慶重歸抗戰陣營的經過以及張家銓應考參加軍統局工作。抗戰勝利計擒日本戰犯酒井隆等真實傳奇故事，讀來令人時與拍案驚奇之感，值

得一讀再讀，反覆玩味。

△劉本欽將軍的「憶戍金門」本期寫他奉命辦理軍中康樂活動，籌設文康中心，開辦休養中心，充實軍中樂園以及擴大康樂勞軍等工作的經過，提要鉤玄，引人入勝，洵是報導文學中的佳構。

△褚問鵬女士的花落春猶在，自在本誌連載以來極受讀者歡迎，有讀者來信催問何時刊完？是否要出單行本，編者特此奉告，我們早已和褚女士約定，連載完畢經褚女士訂正後，立即出刊單行本，敬請讀者期待。

編 者